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經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周書昌先生事略 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其先餘姚人也。高祖始遷山東之歷城。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凡積五萬卷。見藏書家易散。有感於釋道藏約。桂君未谷。築借書園。祠祀漢經師伏生。叔重諸先生。聚書其中。以招致來學。與李君文藻同修歷城縣志。朱學士筠稱其詳慎。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特召修四庫書。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貴州。能得士。與程君晉芳。丁君杰。邵君晉涵。善。嘗借館中書。屬未谷爲四部考鈔。胥數十人。昕夕校治。會

禁借官書遂止。先生之學淹博無涯。淡於先正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稱張稷。若自謂文拙不存彙，亦不著書。未谷名韻字冬卉，曲阜人。於書無不窺。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少以優行貢成均。交翁覃溪學士，詣益進。又與濟南周書昌友，誘接後進甚篤。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永平縣。卒官。年七十。永平故渾之邊邑，君臥閣以治政，簡甚。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日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著禮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

程綿莊先生事略

程先生延祚字啟生號綿莊先世本歙人遷江甯少好學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書無不讀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弟嗣章字南耕深於史先生獨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源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生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弱冠補諸生鄉試輒不利乾隆丙辰召試鴻詞科有要人慕其名欲令出門下屬密友道意曰主我試必入選先生正色拒之竟不用自此不復應鄉舉惟閉戶窮經而已自王輔嗣注易盡掃圖緯之說宋元儒尊希夷河洛圖書及變互卦氣之說又或拘執爻位陰陽秉承

比應之體。易學轉晦。先生乃著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作象爻求是說六卷。自成一家言。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乃作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多能發前人未發之覆。同時方君望。溪鍾君厲。暇皆盛推之。辛未。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被薦入都。復報罷。自以家近青溪。其出處與劉嶽兄弟相類。乃自號青谿居士。云卒年七十七。所著經學外有詩文各三十卷。嘗言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謂孫復疏經多背先儒。非也。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

復其持論若此

崔東壁先生事略 陳履和

崔先生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入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知縣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爲盜先生巽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臺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贏數千金先生悉解充緝盜公費未幾投劾歸善書三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龍馬負圖出緯書乃方士之言謂庖羲非太皞神農非炎帝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謂楊墨欲高於儒者故

稱述上古以求加於唐虞三代之上。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言。不可爲實事。謂上古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出。則天下尊之爲帝。既沒。則已焉。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商而後。有繼。不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其唐虞考信錄四卷。謂舜事統於堯。古但有堯典。今本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始於齊代姚方興。其謬有三。謂堯非帝。舜子堯之德能協和萬邦。故天下歸之。非藉父兄之業。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聖人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爲據。使後世聞干者藉爲口實乎。謂舜以前未有州。舜始設之。故曰肇十有二州。其後水患既平。乃併其三而爲九。僞孔傳謂禹別九州之後。舜改爲十二州。皆謬。謂舜置三苗於

三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何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
遂格此偽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其夏商考信錄四卷謂
彭蠡別一地非鄱陽彭蠡自在江北爲漢水所匯鄭樵以東匯
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固謬朱子蔡傳不
疑以鄱陽爲彭蠡之誤而反疑經爲誤亦非謂庭堅非皋陶當
是兩人謂允征乃偽書義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興師且羲和
黨羿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
明白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偽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
語也謂界盪舟非陸地行舟乃力能搖盪尋之舟而覆之也謂
元鳥生商當從毛傳春分元鳥至祈於郊禘而生契不當從史

記吞鳥卵之說。謂湯誓言率割夏邑。則知夏之政不行於諸侯。言夏罪其如台。則知桀不能囚湯。湯固未嘗立桀之朝。為桀之臣也。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偽孔傳。削去外丙仲壬兩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謂祖甲乃武丁子。非太甲。當從馬鄭。其豐鎬考信錄入卷。謂夏商周未有號為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何暇謀商。闕宮詩語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詩反謂荆舒是懲。則翦商一語豈可信以為實。謂齊魯韓三家皆以闕雎為康王時詩。闕雎取興河洲而岐陽距河絕遠。况序但言后妃。尚未指為何王之后。安得據一言而

廢三家之說乎。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王帛皮馬卑禮以奉之耳。非委贄而立於其朝也。謂文王羨望之厄。詩書不言。論語孟子亦不言。至易傳始言之。易傳本非孔子所作。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卽所云大難亦未言爲何難。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不異。孔子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况上文記者。武王之言。以爲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爲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謂僞秦誓云。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反書時。尙書有是文體乎。又云。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特尙書。卽春秋亦無此文體也。謂周介戎狄之間。

乃商政所不及。至寢昌寢大。又商所不能。臣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存。故論文武者。但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異與不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謂雖有周親二句。承周有大賚而言。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謂唐叔乃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明矣。蓋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謂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皇甫謐始稱監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僞尙書采之。謂微子之命。難於措辭。而託

但通養其僞尤易明。謂儀禮非周公之制。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敗。是拜上非拜下矣。古者公之下不得復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爲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土禮。而文繁物奢已如此。然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制必不如是。謂周禮係埋詳備。然以爲周公所作亦非也。書曰。粥成五服。至於五千。

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今周禮封國。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海內安得如許地而封之。畿之耶。古者建國必本大而末小。今周禮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腰大如腰。指大如股者是。豈先王之法制乎。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公羊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今周禮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屨無大里之布。是正賦之外無課於民者。今周禮使不毛者無職事者。出夫里之布。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如郊。祭地則如社。今周禮云祭天南郊。祭地

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一郊。卽兼祭天地。且南北郊亦不當同日。春秋書郊凡九。皆但書郊。果有南北兩郊。不應混而同之。謂共和者。因周召二相和衷共懼而稱之。以爲共伯和者。謬謂龍釐事荒誕不足信。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六史公尊黃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其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謂今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齊論語章句多於魯論。是齊魯互

異也。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刪而合之。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也。禹但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如公山佛肸兩章。蓋戰國之士。願自便其私。故誣聖人。以自解。而張禹誤采之。夫佛肸叛。乃趙襄子時事。孔子已卒矣。何往之。有此誣聖之大者也。謂孔子家語。原書已佚。今之家語。乃魏晉間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事跡。增益而成者。謂孔子事。見於異端雜說者。人猶不信。至世家及家語載之。而人始信之矣。至孔子年譜。則又采之。世家家語及諸雜說者。其謬尤甚。謂左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爲相國之相。謂匡爲宋邑。似畏匡過。

宋本一事。匡人其如子何。桓魋其如子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謂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先。儒以春秋爲託南面之權。行黜陟之事。其說亦非。蓋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春秋得孔子修之。則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懷然。功罪昭著。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孔子所謂一貫。曾子以爲忠恕。是卽忠恕也。先儒釋之曰。一理渾然。此渾然者。果何物乎。從曾子之言。則學者皆有所持循。從宋儒之言。則聖道反入於虛杳。吾甯從曾子。不敢從宋儒也。謂南容非南宮敬叔以爲一人。其謨有六。語詳本書。謂論語左邱明。非作傳之左邱明。作

傳之左邱明。未嘗親炙孔子。劉歆謂親見夫子無所據。其論語
餘說一卷。謂天下之理皆寓於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故聖人
教人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至宋儒始好以窮理
爲說。以靜坐爲功。以明心見性爲道。然則聖人何爲教人多聞
多見乎。其孟子事實錄二卷。謂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
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
惟既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既敗。故有喪地之語。謂後人疑
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梁行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
至東周西周君。判爲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

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其三代正朔考一卷謂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斷無改本朝正朔之理。王正月卽周正月也。謂三正並行於侯國列國自用其歷。聖王不强使從已。故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可見周用周正。晉自用夏正也。其三代經界考一卷謂聖王治天下惟期安民必不紛更以擾民。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爲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謂方田法田不盡方而算自方。井田之制亦若是耳。其禘祀通考一卷謂禘見於春秋者二。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觀此則太

廟羣廟皆有禘器非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禘見於左傳者三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祭始祖所自出也禘見於論語者二所以不欲觀所以不答或問之故皆無明文禘見於王制禮運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祭義皆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惟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亦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加始字於祖之上其誤始於趙匡謂國語多自相矛盾不足據卽據國語禘嘗之文亦以其有功而祭非以其爲始祖所自出而祭也祭法一篇出於漢儒蓋襲國語之文其謬有三其讀風偶識四卷謂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三家之詩雖亡然

見於漢人引述者有之。與今詩序互異。豈毛詩獨可信而齊魯
韓皆不可信耶。謂前人以詩序爲子夏毛公所作。非有實據。而
衛宏作詩序。則後漢書實有明文。夫申公說詩疑者不傳。衛宏
在後。何以每篇皆能悉其爲某人之事。謂風雅南皆詩之體。江
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不當言化自北而南。其古文尙書辨僞
二卷。謂東漢以後。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傳古文尙書皆止二
十九篇。史記所引尙書皆二十九篇之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
一語。謂後人尊僞書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宋以來理
學諸儒所宗也。不知危微二語出荀子。荀子凡引詩書皆稱詩
云書云。獨此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知荀子所見秦

火以前之尙書無危微二語也。先生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山陽汪文端序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其心折如此。先生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陳履和雲南石屏舉人。遇先生於京邸。見考信錄卽執弟子禮。先生歿爲刊其遺書。

張皋文先生事略

蘇士錫

阮文達居館職時創立國史儒林傳其序述前代師儒分合及本朝理學經學諸儒源流甚晰而亟稱近世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與·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皆·爲·專·家·絕·學·蓋·自·惠·氏·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張·先·生·傳·虞·氏·易·卽·傳·漢·孟·氏·易·矣·是·以·爲·孤·經·絕·學·也·先·生·名·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舉·乾·隆·丙·午·鄉·試·教·習·景·山·官·學·期·滿·例·得·引·見·聞·母·疾·急·歸·遂·居·母·憂·嘉·慶·四·年·睿·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先·生·中·式·時·大·學·士·朱·文·正

公以先生學行特奏選庶吉士充實錄纂修官蓋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先生清羸顰眉作青紺色面有風棱而性特和易至義之所在必達而後已鄉會試皆出文正之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先生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先生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先生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惜全之當何用文正喜進淹雅

之士先生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靜之文正不以爲忤也爲庶吉士時嘗奉 命詣盛京篆

列聖加尊號玉寶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翰林官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先生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

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漢中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及卮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禮主鄭氏康成言易主虞氏翻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其虞氏易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嘗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

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離根散葉鬱茂條
理。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空言解易。唐立之學官。而漢儒
之說微。獨李鼎祚作集解。頗採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
書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
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訛易者翕然宗
之。以至於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之大義蓋盡晦矣。清顧百
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孟京荀鄭虞氏古義作易漢學。又自爲
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已廢之後。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
述大氏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
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摭拾。欲一旦而其道

復明斯固難也。翻既承世學，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槪，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正道焉耳。先生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及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生平修學立行，敦禮自守，嘗言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弟子從受易禮者，十數。甥董士錫，字晉卿，能傳其學。

汪容甫先生事略

賈田祖
鍾衷

江德逢

顧九苞

顧厚毛

汪先生中宇容甫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酷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母鄉授以小學四子書稍長備書村塾中代學子爲文塾師大驚異久之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爲通人弱冠補諸生杭董甫沈椒園皆賞異之學使朱竹君禮爲上客同時鄭炳也王德甫錢竹汀盧紹弓並爲延譽乾隆丁酉謝侍郎埔督學江蘇選充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業當益進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先生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語人曰

此行必得汪某爲選。自不知其不與試也。文正旋督學浙江。先生往謁。問及揚州文獻。作廣陵對三千餘言。文極奇偉。畢尙書。沅開府湖北。禮先生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甫脫稿。好事者爭傳誦之。先生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陸緒若顧亭林。閻百詩。梅定九。胡牖明。惠定宇。戴東原。皆足繼往開來。經學自亭林始。圖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細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闢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性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謂周禮天神地祇人鬼。今合而爲

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祇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祇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尤惡淫祀。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之。聞者掩耳走。而先生自喜。益甚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且求吾罵焉。不得耳。事母至孝。家無餘石儲。而滌穢必具。侍母疾。晝夜不交睫。廁廛皆親滌焉。晚歲。憊使全德耳。其名延請。鑒別書。書甲寅。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宗閣。疾終。西湖葛嶺僧舍。年五十有一。先生少工詩。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著述學內外篇。及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同時學者有賈

君田祖江君德量願君九苞鍾君襄皆與先生善

田祖字稻孫號禮耕高郵人廩膳生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與陽湖洪稚存同里王懷祖李孝臣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邪蓋篤學力行之士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吏儀徵人世父昱字賓谷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著有松泉集韻歧瀟湘聽雨錄諸書秋史少溺苦於學與汪容甫爲文字交所業益進乾隆庚辰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改御史精於小學好藏碑版名書畫古錢著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九苞字文子興化人洽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氏子田侍御之祖姑也博通經史

女子之學得諸母教爲多。舉乾隆辛丑進士。尋卒。子鳳毛。字起宗。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甲辰 聖駕南巡 召試列二等。後舉戊申副榜。早世。鍾表字菽崖。甘泉人。優貢生。與阮文達元。焦孝廉。循善共討論經學。實事求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賞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文達爲刻考古錄四卷。

凌次仲先生事略

凌先生廷堪字次仲安徽歙人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
賈偶讀唐詩選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二十餘始復
讀書懼時過難成也著拚志賦以見志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
之學復從翁覃溪阮文達遊於禮經用力最深不較寒暑二十
餘年於史則大事本末地里官制沿革及元史姓氏有問者從
容置答如數家珍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
二公門例選知縣改甯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著禮經釋
例十三卷謂儀禮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
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

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列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邊豆。牢俎七。滫肉。滫播。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眾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解於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解於賓而已。

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餽。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餽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解於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性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鄉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眾介面。卽

聘賓之私覲畢。介覲眾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擯。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龔。禡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於堂中。西昏禮則受雁於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於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

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覲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

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先生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先生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文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

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

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峒輦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交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豚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是矣。其篇亦不僅

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創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是矣。良金之在升也。非槩氏之模范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范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下以禮爲學。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

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贊。以至於既見還贊。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眾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組用肩。獻介則共階。其組用腕。脥獻眾賓則其長

升受有薦而無組。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生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掩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觀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眾賓。則謂

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眾賓之禮
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
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出故曰道者所出適於治之路
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則杳渺而不可憑
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
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則虛懸而
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
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

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

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性極於幽深微渺，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乎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蓬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

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眇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襲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眇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墮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

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
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
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
之。流入於幽深微妙。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
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
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子問仁。子曰克
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
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

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耳。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眇。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

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耶。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先生此論。與張蒿庵之中庸論。皆古今絕識。大有功於聖學者也。其燕樂考原。由燕樂以通古樂。江君鄭堂謂其思通鬼神焉。先生卒於嘉慶十四年。年五十有五。

余古農先生事略

江藩

汪元亮

袁廷禧

鈕樹玉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年十五通五經家貧不能蓄書有苕溪書賈徐姓借以左傳注疏讀而月還之徐訝其速曰熟讀矣徐試之背誦終卷無誤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傳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以鄭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穰善無恥乃採孫炎李巡舊注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卡毛詩各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與交年遂冠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惠氏定宇定宇曰陸佃蔡卡乃安石新

學人人知其非。羅願非有宋大儒。均不足辨也。凡讀書撰著。當務其大且遠者。先生矍然。遂執贄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最富。先生館其家。得徧讀四部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昕夕手一編弗輟。致目力虧損。或令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後。目復明。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方恪敏觀承。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遊京師。與朱學士鶴紀文達。酌胡文恪高望善。咸謂其學在深甯亭林之間。因目疾復作。舉戴氏震自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時江震滄孝廉。筠亦以目疾授徒。人並稱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相論難者。薛家三。汪愛虛。彭尺木。汪竹香。諸君上下其議。

論風發泉湧。先生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鬼谷子像。同社中戲呼鬼谷子。云卒年四十有七。所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及文選音義。均悔其少作。不以示人。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皇侃論語義疏。選音樓詩拾。各若干卷。其古經解。鉤沈已採入四庫書。弟子江藩。字子屏。甘泉人。博聞強記。心貫羣經。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本朝經學之源流。蕭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

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尚書考。宋氏鑒之尚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尚書後案。江氏聲之尚書集注音疏。尚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揚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考。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坫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考。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考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坫之車制考。張氏爾歧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音見。金氏日追之儀禮正譌。

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義之深衣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考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春秋取顧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驥之左傳專緯陳氏厚耀之春秋長歷春秋世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考實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考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坵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辨枝於諸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氏琳之經義雜

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鈎。沈武氏億之經讀考異義證。劉氏台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鈎。沈字林考。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氏玉指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於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考文。凌氏延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又汪君元亮。字竹香。元和人。少與同郡余古農。薛香閣。結詩社於城東。牌

晚係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生平論學推東原。及程易疇論詩文推古農。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獨以著述終。又袁君廷檣。鈕君樹玉。皆吳縣人。廷檣字壽階。家楓江。有小園。饒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之屬。又得徐健庵。雷植。洞庭山之紅蕙種之名。其室曰紅蕙山房。與錢竹汀。王西莊。段懋堂。王蘭泉諸公。以經學相質證。生平無書不窺。尤精於小學。樹玉字非石。家洞庭山。隱於賈博極羣書。亦深小學。著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

江良庭先生事略 顧廣圻 徐顯 褚寅亮

江先生諱聲字叔濬江蘇吳縣人少與兄筠同學不事帖括讀
尚書怪古文與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支離安國不應若此
年三十五師事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尚書考及閩百詩
古文疏證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乃集漢儒說以注二
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尚書集注音疏十
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尚書經師系表一卷凡經文注
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
草廬郝京山梅篤皆未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乃能盡
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註則猶未之及

也。先生出而集大成焉。其辨泰誓尤精核。多闕惠二君所未及。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筆札皆用古篆。俗儒非笑之。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讀者燎如指掌。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遊中若王西莊。舉秋帆。王蘭泉。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干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文恪公首舉先生。賜六品冠服。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取良背之義。自號良庭。學者稱良

庭先生子鏐字貢廷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弟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頴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邑諸生天資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及駢體爲海內所推重頴字述卿嘉慶乙丑以第二人賜進士及第官編修先生老友中來往親密者自錢宮詹大昕外推褚部郎寅亮爲最

寅亮字指升號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與錢宮詹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信齋又崇信之

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
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臆。專攻鄭氏。學者苦注
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至說有不通。每改竄經文。
以曲就其義。蓋幾於無所忌憚矣。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
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之曰。注明言統
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解升
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
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
也。燕禮。勝觴於賓。敖改觴爲解。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解。燕
禮。宰夫主獻。旣不以爵。則醕亦不以解矣。安可破觴爲解乎。大

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位所同，但鄉射位在樞西，從樞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樞東，從樞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練冠，敖改練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練，故閒傳云練冠練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練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醖酒，敖以醖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據下文普薦醖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眾賓，眾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眾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

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此相例乎。先生精天文歷算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先生校正刊本。誤字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乾隆五十年卒。

鄒叔勛先生事略

鄒先生漢勛字叔勛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爲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譜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繁或干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爲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湘皋深異之惜其羸羸里閭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同編蔡忠烈公遺

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
寶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爲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
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蕪
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情事羅文僊繞典胡文忠
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
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爲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眾往
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是歲爲咸豐
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
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越歲賊陷江甯默深昇以遼史及
尙書未定稿促其開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弟漢章已隨

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
偕先生率以往圍解。敘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安徽巡撫。約
先生相從。遂同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
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軍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
守大西門。賊三爲燧。道攻之城。圉數丈。登陴矣。先生力擊卻之。
忠烈專疏上其功。有詔褒獎。以同知直隸州用。賞戴花翎。
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
通。臘月十六夜。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
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賊。賊至格鬪。閔。斃賊數人。賊怒。
刃中項。血淋浪。項偏折。兩卒掖之前走。數武死之。時年四十有

九事聞 贈道銜 子卹廢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先生時
母氏夢虎驚而寤少溺苦於學罔舍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
兄弟互相師友志在勵名節敦氣藟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
金悉供購書周急之用家無餘石儲弗計也所纂貴陽府志百
十二卷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安順府志五十
卷皆刊行又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讀書偶得三
十六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韻聲簿十六卷夏
小正義疏一卷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
六國春秋二十四卷頤頊憲考二卷帝繫誌一卷詩序去書釋
滯發微四卷凡十四種藏於家